

美麗的玫瑰

美根·麥金妮◎原著

劉莎蘭◎譯

浪漫經典 158



Fair Is

by Meagan

林白出版社



● 浪漫經典158 ●

A decorative border featuring symmetrical floral and scrollwork patterns, framing the title text.

美麗的玫瑰

Fair Is The Rose

原著者：Meagan Mckinney

美根・麥金妮

譯者：劉莎蘭

林白出版有限公司



浪漫經典之158

美麗的玫瑰

Fair Is The Rose

中文原著發行日期及版次：

第一版1994・3月

原 著：Meagan McKinney

譯 者：劉莎蘭

主 編：楊孟華

執行編輯：林春杏

美術編輯：孫慕貞 封面繪圖：施凱文

校對：劉美玲 葉淑珍 周員桂 林春杏

發行人：林登霞

發行所：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

地址：台北市龍江路71巷15號一樓

電話：(02) 7765889-0-4754407

傳真：(02) 7712568

劃撥帳號：0014980-5

發行字號：局版台業字883號

排版者：普辰電腦排版有限公司

地址：臺北市濟南路3段25號2F

定價：新台幣180元

初版：八十三年三月

國際書碼：ISBN 957-593-535-7

版權代理：博達著作權代理有限公司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本社法律顧問：許文彬律師 ● 莊柏林律師 ●
蕭雄淋律師

倘有倒裝、缺頁、污損請寄回調換

Printed in Taiwan

● 浪漫經典158 ●

A decorative floral border with symmetrical scrollwork and leaf patterns, framing the title text.

美麗的玫瑰

Fair Is The Rose

原著者：Meagan Mckinney

美根・麥金妮

譯者：劉莎蘭

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

原著書名／**Fair Is The Rose**
by Meagan McKinney

**Copyright © 1993, by Ruth Goodman
All Rights Reserved.**

**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ell Publishing,
a division of Bantam Doubleday Dell Publishing
Group, Inc.**

**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1994, by Lin Po
Publishing Company, Taiwan.
Sale Outside Taiwan Prohibited.**



浪漫經典之158

美麗的玫瑰

Fair Is The Rose

中文原著發行日期及版次：

第一版1994・3月

原 著：Meagan McKinney

譯 者：劉莎蘭

主 編：楊孟華

執行編輯：林春杏

美術編輯：孫慕貞 封面繪圖：施凱文

校對：劉美玲 葉淑珍 周員桂 林春杏

發行人：~~林登寬~~

發行所：~~林田出版有限公司~~

地址：台北市龍江路70巷15號一樓

電話：(02)7765889-0-7754407

傳真：(02)7712568

劃撥帳號：0011000000

發行字號：局版台業字883號

排版者：普辰電腦排版有限公司

地址：臺北市濟南路3段25號2F

定價：新台幣180元

初版：八十三年三月

國際書碼：ISBN 957-593-535-7

版權代理：博達著作權代理有限公司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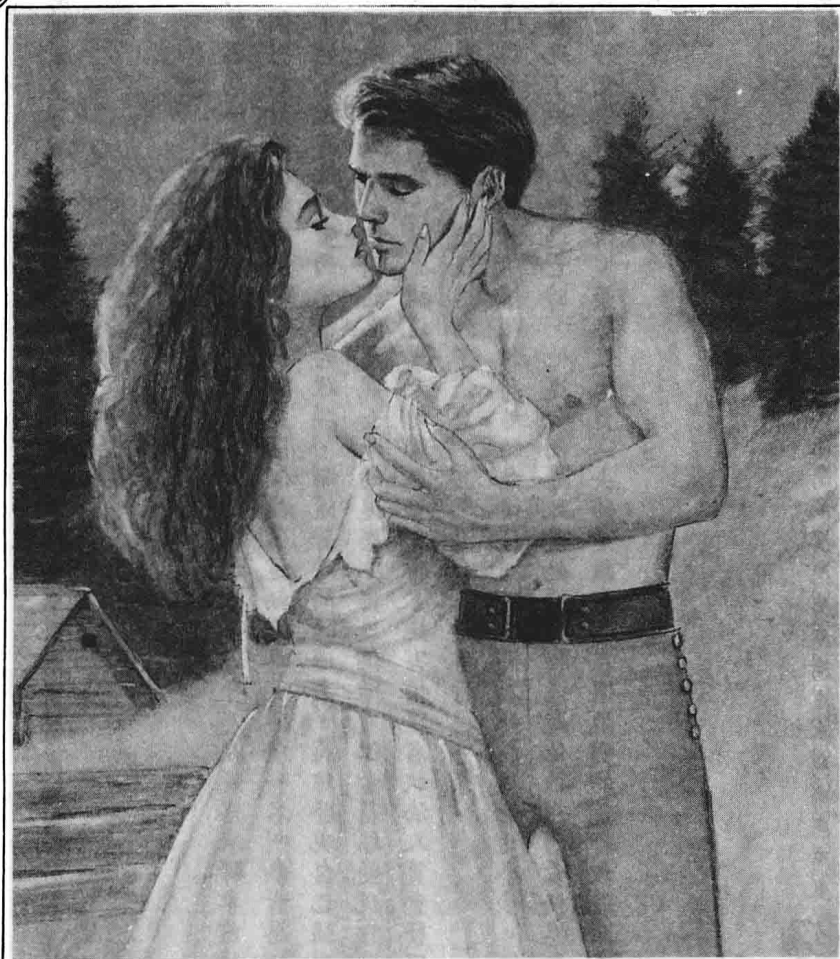
本社法律顧問：許文彬律師 ● 莊柏林律師 ●
蕭雄淋律師

倘有倒裝、缺頁、污損請寄回調換

Printed in Taiwan

范莉絲因爲一椿被錯誤指控的謀殺罪名，已經逃亡了三年。在她搭乘驛車前往懷俄明一個叫諾貝的小鎮路上時，一群盜匪攔截了這輛驛車。其中一名叫麥肯恩的盜匪保護了她不遭其他野蠻的惡徒的蹂躪，而隨著時間的過去，莉絲發現自己強烈地被這名不法之徒吸引，他對這名美麗女子的迷戀亦與日俱增。但當莉絲發現肯恩事實是潛入盜幫中臥底，以逮捕這幫人的聯邦警官時，她害怕這名執法人員會發現她是個謀殺通緝犯。莉絲連夜逃到了諾貝，甚至沒有告訴麥肯恩一聲。

肯恩追到了諾貝，他對不情願的莉絲的熱情日增，並要求她成爲他的妻子。但是在肯恩發現了她是何逃亡時，他還會同樣地愛她嗎？抑或是他強烈的責任感會強迫他將她移交法辦？愛情、榮譽及來自過去的追殺者，在懷俄明的荒野裡展開了一場殊死戰……



一八七五年六月

那是一次差勁的吊刑。

如果有什麼令艾醫生最痛恨的，那就是一次差勁的吊刑。他看著他的小辦公室裡，用白布覆蓋的七具屍身。即使是這些惡名昭彰的多佛幫也有權利獲得一次乾淨俐落的斷頸、上路，但這次的吊刑並不乾淨俐落——至少最後不。

艾醫生搖了搖頭，戴上他的眼鏡開始工作。他已經和這夥多佛幫的人耗上一天了，先是看著他們逐一的問吊，七具身軀被套上繩圈、馬匹被趕離，揚起的塵土模糊了他們軟綿綿下垂的身軀。之後他幫忙把屍體放下來，運回到他的辦公室。這個小鎮並沒有收屍的人，於是替屍體乘殮的工作也落到他身上。他費了一下午的時間處理好了五具屍身，現在是第六個。

醫生俯向痰盂。他沒吐中，留下一痰黃濁在地板上。外面斑駁的招牌上寫著：「剪髮、刮鬍子、美容，十分錢——手續快速。」由這兒可以一眼望到鎮上東方的盡頭，七個大男人正在黃土平原上挖出七個墓坑。

辦公室裡的陰影拉得更長了。天色已經晚了。他拉下第六個人的靴子，檢查他的嘴巴，也許裡面會有象牙鑄的義齒，到鎮上可以賣了來支付吊刑的費用。醫生包好屍身，在名單上劃掉他的名字。

再也無法逃避了。他必須處理最後一個——第七個，也是最糟的一個。

麥肯恩。單單是這個名字已足夠使醫生毛骨悚然。他在太多的懸賞海報上看過這個名字，並且都可以倒背如流了。他從沒有看過有人這麼難被押上馬匹的。麥肯恩需要用上警長所有的助手來壓制他，而即使在最後黑布已經蒙上了他的臉，人們也準備要揮鞭打馬了，他仍在掙扎不休，並要求他們等待電報。他宣稱那個電報能夠洗刷他的罪名。

然而它始終沒有來到。

「該死了！」醫生痛恨一次差勁的吊刑。即使現在，他回想起來還是不舒服得很。麥肯恩的馬匹在著鞭後仰起後腿，他人在空中扭曲，並沒有像其他人一下子就折斷頸子，並解脫了痛苦。一切結束後，警長的助手送他到醫生的辦公室。他們割斷他手上的繩索，並幾近虔誠地在胸口畫了個十字。最後是由醫生拿下他頭上的黑布的，沒有其他人能勝任這個工作。在一次真正差勁的吊刑裡，死者的舌頭會吐出來，表情凍結成了恐懼的面具，繩圈會在那個可憐的傢伙掙扎著吸氣時勒緊在他的頸子上。醫生取下黑布時，其他人明顯地畏縮，不確定他們會看到的景象。但是在黑布被掀過麥肯恩的頭部後，他們釋然地發現這名盜匪的臉孔是平和的。

醫生認命地走向最後一具屍身。警長很快就會來帶走屍體埋葬，他最好快一些。

他俯身拿起一截準備裹住屍袋用的繩子。屋子裡靜悄悄的，唯一聽到的是蒼蠅撞著窗戶的嗡嗡聲及醫生自己的呼吸聲。他俯到屍體上，伸手去抓屍布。

而後他感到了不對勁。

換了其他人或許不會注意到滴在醫生的黑色皮靴上的小血珠，一個醫術較不精通的人也不會，但艾醫生吃了四十多年的這行飯，並足夠令他學會一件事：死人是會流血的。

當然，吊刑總是會造成一些頸部的出血，但不會多到能夠流過桌面，並滲到他的靴子上。

醫生頸上的毛髮豎了起來。他往後退。

太遲了。

白布下的手箭射而出，箝住了他的頸子。醫生像草原上被土狼逮住的狗一樣大叫，但是沒有人聽到他的叫聲。鎮上的人全聚集在鎮郊等著埋葬的工作。

好一晌過去，兩個人都沒有動。醫生和那名惡名昭彰的槍手像雕像般定住了。醫生聽見對方粗嘎的呼氣聲，麥肯恩的肺部正貪婪地要填滿空氣。

醫生無法自己地嘎聲問：「你剛剛才活過來，孩子？」

那名槍匪掀開頭上的白布。他看起來糟透了——對一次奇蹟而言糟透了。他的聲音疼痛粗嘎。「正是，我是第二次的來臨。」（譯註：引用基督教中基督之二次降臨。）

醫生點了點頭，太過害怕得笑不出來。

「電報。那個該死的電報在哪裡？」亡命之徒嘎聲道，他的話語幾不可聞。

「沒有電報，孩子，沒有人證明你無罪。」醫生想著多佛幫被控殺死的那十二個人，並納悶其中有多少是這個男人的傑作。他自己會不會是第十三個？肯恩的手在他的頸子上收緊。醫生幾乎無法吞嚥。

「你對我撒謊？」盜匪的臉孔收緊。它早因為吊刑而蒼白無比。

「我不會在這種時刻對你撒謊，孩子。」

肯恩直視著醫生，而後他笑了，但那笑意並沒有傳到他的眼中。「我猜想我得帶著你一起走，醫生。我一定得離開這個吊人鎖，不擇手段。」那個男人不再微笑了。他的手腕流血，他的頸子也是，而且他有著一對醫生見過最冰冷的眼睛。

醫生費力地吞嚥。「他們不會再把你吊上樹。這是他們虧欠你的，我們都同意這是次差勁的吊刑。」

「夠差了。」男人啞道。

醫生沒有回答，他的目光被吸引到男人的頸子上，繩圈在那兒留下了可怕的紅痕。

「你有馬吧？」

醫生將目光扯離了傷口。「是的，在後面有一匹穩健的印地安牝馬。帶走牠。」

「槍呢？」

「沒有，做醫生的不相信那玩意兒。」

「那麼我就帶你一起走。我需要某種保障。」男人按摩著他疼痛的頸部，旋過腳下了桌面。

他的皮外套的邊幾乎都剪成了鬚邊——亡命之徒的正字標記。他們總不能大搖大擺地進到城裡要人修理馬具，這些鬚邊可以用來綁馬勒、靴子等一切功用。

醫生吞嚥了一口口水，十分清楚他頸上的手隨時可以收緊，套走他的呼吸和生命。恐懼使得他的臉上毫無血色。「你認為你帶著我能夠跑多遠？」

那對冰冷的灰眸打量了醫生的禿頭及雙下巴。「我需要時間。」他說道。

醫生了解。「我不會說出去的，至少暫時不會。那可以為你爭取到一些時間，離開這裡。」那對眸子眯緊，令醫生想起了他在某個寒冷的冬天裡看到的一匹狼。「爲什麼你要爲我那麼做？」

「我不認爲該將一個男人問吊兩次。你活了過來，也許是爲了某些理由。我不扮演上帝。」男人的灰眸鎖住了醫生的眼睛。「我需要五分鐘，」他最後嘆聲道。「如果我沒有得到它，如果你沒有給我五分鐘，我會由墳墓回來找你的。」

「我發誓我會給你五分鐘。即使我必須拴住門，把警長擋在門外。」醫生盡可能地點頭。男人小心地站到地上，他的手仍箝住醫生的喉間。他們一起走到後門。有那麼一刻，兩人互望著彼此，一種奇異的了解通過他們之間。正像醫生遇到那匹狼時，他放下了槍，狼隻逃逸無踪，留下的只有那對冰冷的灰眸的記憶。

這名盜匪至少比醫生高了一呎，也比他瘦削、堅硬，並在馬上多年訓練出了一副好身手。他的手仍圈住醫生的頸子，而毫無來由地，醫生低語道：「祝你好運，麥肯恩。」

亡命之徒看向醫生，表情驚詫，他看起來似乎要說他不需要一名試圖吊死他的人給的好運。他略一遲疑，而後正像那匹狼，他奔出了後門，跳上繫在欄裡驚詫的阿帕契馬。無須馬勒或馬鞍，他像印地安人般駕馭牠，奔進了聳立在藍天邊際的山脈裡。

醫生看著他離開。奇異的是，他焦慮地要看著他得到自由離開，正像雪地裡的那匹狼。

玫瑰紅豔，百合嬌美，

盛放在彼方的花園中，

一灣清泉緩緩流注，

但我的愛比這一切更美……

愛爾蘭民謠

一八七五年八月

她旅行時總是穿著黑衣。寡婦很少會被問問題，她們的黑衣已經回答了一切，這也正是范莉絲選擇它的理由。她也學會了戴上黑棉布手套，這一來人們不會看見她沒有婚戒，並猜出她沒有一位已故的丈夫。她還戴著遮臉的黑面紗，掩住她的容貌和年齡。穿著這一身打扮，她比較不會被問問題，也比較安全。一般人總認為獨身遠行的女子會需要同行者的殷勤照顧，但在到西部的路上，她已學會了最危險的是，對她的過去太過好奇的陌生人——甚至勝過印地安人的威脅。

大陸驛車輾過陸上的一個坑洞，她的身子被彈起，撞向一張迷你辦公桌複製品的尖角，那是和他們同行的一位家具銷售員的寶貝。

她坐直身軀，並幾乎羨慕起那位銷售員的龐大身軀了。驛車可以坐六個人，但她身邊的男子被收取兩倍的費用，因為他的身材和他的樣品所佔的額外空間。莉絲被擠在他和車壁之間，她的裙子不住地被壓到。她嬌小的身軀一點也幫不上忙，銷售員的重量幫助了他在顛簸的馬車內穩如泰山，她卻一再地被拋擲撞向桌角。

她抓緊小皮包，端正地坐好，雙手疊在膝上，足踝交叉。驛車走得較平穩了些，她趁此打量和她一起在伯恩驛站上車的另外三名乘客。

第一位是有著一張慈祥祖父臉孔的老人。她原以為他是個牧師。他伸手到口袋裡掏出一本講道書，而後她注意到書內被挖空藏了個小酒瓶，老人正熱切地喝著酒。她再也不確定了。

老人旁邊是個年輕男孩。他焦慮地注視著窗外，似乎覺得坐在車內是極不有男子氣概的事，並嚮往著騎馬跟在一旁。和他同行的似乎是他的父親，他留著一嘴大鬍子，穿著一件褪色的靛青色背心，是個粗獷形的人物。

沒有人閒聊。「傳道士」喝著酒；穿藍色背心的男人打盹；銷售員看著他的小辦公桌，似乎正想著他的下一筆交易。驛車的另一次震盪將莉絲再次拋向了桌角，這次她坐回原座後揉了揉手肘。

「敝姓葛，葛亨利，夫人。」

她抬起頭，瞧見那名銷售員再次地對她微笑。他是個很討人喜歡的傢伙，她相信也會是長途旅行的好伴侶。但現在她並不要同伴，寧可要沉默，她可以隱藏在沉默後面——至少對其他人。

她自面紗後看著其他人，苦澀地想著如果她告訴了他們她的真實身分，他們眼中的親切是否將逃逸無踪？她的臉孔貼在由緬因到密蘇里的每張懸賞通告上，她戴的手套不只是爲了隱藏事實上並不存在的婚戒，而是她右邊手掌上的烙印——那也繪在每一張懸賞的海報上。她看到的最後一張是在芝加哥。那已經是三年前的事了，懷俄明似乎夠遠、夠安全，但每一天她都提心吊膽。她在紐約是一場夢魘的俘虜，而她正在逃離那一場惡夢、她自己的臉孔，及一名欲置她於死地的冷酷男子，爲的是不讓她有機會澄清一樁她並沒有犯的罪名……

「夫人，我是否有這個榮幸可以稱呼妳……」銷售員挑挑眉，詢問她的姓。她看得出他是堅決要和她搭訕了。

「我是石太太。」她低而禮貌地回答。

他漾開一個笑容。「好姓氏，非常地民主，而且容易記憶。」

她幾乎笑了。他只差沒說出她的名字極爲平常，但這是她選擇它的原因。葛先生非常擅長恭維，他擁有一名出色的銷售員應該有的才華：蓮花般的妙舌及穩重的外表，而他那一身時髦的西裝，以及領帶上的大珍珠夾都顯示了他在那一行非常成功。

但一名貧窮的寡婦是不會買什麼家具的，他們的談話很快地結束，令她大爲鬆了口氣。她再次可以安靜地一個人看著窗外。她不時掏出手帕，到面紗下擦拭汗水。太陽灼曬在車頂，灰塵自